

并州话匣



春耕『养地』正当时

彭庆东

时下的春耕季节里，积肥施肥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环，充足的肥料可以提高土地肥力，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和改善品质。在老太原，乡村人家把给农田施肥形象地喻作“养地”，足见老太原人对农作物种植的重视。

在昔日的农耕年代，老太原人用的是农家肥，即收集人粪便、家畜禽粪便、农作物秸秆、炕土池泥及草木灰等沤制而成。老太原的“养地”已有数千年习俗了，据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——西汉《汜胜之书》曰：“汤有旱灾，伊尹作区田，教民粪种，负水浇稼。”粪种即“养地”，这应该是养地劳作的最早记载；春秋时期，晋国人就用粪肥田，还发生了一个离奇的故事：身为一国诸侯的晋景公因拉肚子急上厕所，却匪夷所思地溺死于粪坑。说明那时的人们就已普遍挖掘粪坑积储粪便，每户人家都在庭院里或房舍附近盖建粪厕，老太原人称其“茅厕”；赵简子曾说：“譬如农夫，是穰是穧，虽有饥馑，必有丰年。”穰，即指秧田施粪，说明当时耘田施肥、锄草培土等养地农活对于获取丰收的重要性，已是人人皆知的常识。

“养地”先积肥，这当中有多少汗滴还未洒在田里倒先洒在了粪里。其实早在头年秋天，老太原的农家就开始寻找沤粪肥的原料了，割黄蒿，锄秸秆，起畜圈，凡是犄角旮旯里能沤肥的几乎都找遍了。到第二年开春前后，家家户户还将自家院内的茅厕掏挖干净，把人畜粪与杂土按一定比例掺和起来，泼上生活污水进行沤肥；有的干脆趁入冬前把人粪直接送到地里，拌上干土，刨坑埋起来，作为来年庄稼的肥料，老太原人俗称“底肥”；平时捎来带去地把收集到的干粪、炉灰、污土等堆放在院内或门外沤制粪肥，积少成多。据《太原市志》记载，太原市郊、清徐及阳曲等地的农民，习惯在初春土地解冻前先行春浇，等地表稍干，就用大车、小车及肩挑驴驮地开始往田里送粪肥。挑运担送，掺搅加工，平摊撒施，虽然汗流浃背，肩肿背痛，且气味难闻，但就像人们常常念叨的“没有大粪臭，何来五谷香？”种禾难，积肥也不易。

老太原市郊的农民有黎明前进城掏粪的习惯。日出之前，农民各自赶着牲畜大车，载着自制的木质粪桶纷纷赶往城区，入户院掏厕。这种木粪桶呈圆形，上下一般粗，高约八九十厘米，直径约50厘米。木桶做得很考究，箍着三道铁箍，桶口上方对称地竖安着两个手柄。用特制的长勺舀满粪便后，盖好木盖。连桶带粪100多公斤，无须两人或几人搬抬，老太原掏粪人都有一手“滚粪桶”的绝活。只需一个壮汉握住两个手柄，将木桶略微向怀里倾斜，两手左右倒替地旋转手柄，借用巧劲，木桶便快速地在地上顺势转动着，斜而不倒，划着弧线滚到马车跟前。此时掏粪人借着滚动的惯性，用大腿和髋部轻轻一顶，粪桶就上了车，再让它们排队站好。

更有特色的积肥方式是拾粪。许多村民都有早起上街拾粪的习惯，背个箩筐，拿着专用小铁铲，村里村外绕着拾拾牲畜遗留在路上的粪便，日积月累，集中起来运到自家田里。这种积肥方式在当时很盛行，而且竞争还比较激烈，连七八岁的孩子都加入了“铲屎官”大军。至于自家院里的人畜粪便更是舍不得随意抛撒，所以有句俏皮话叫“肥水不流外人田。”

“养地”最辛苦的莫过于当“倌”的人。有一种积施合一的积肥方式叫“看羊卧地”，即将羊群赶到田里过夜，让羊把粪便直接留到地里，次日清晨这块地里便“卧”满了羊粪。这种积肥方式简便快捷，可就是苦坏了羊倌，不仅风餐露宿，天寒地冷，黢黑的夜晚还得叫醒羊群拉屎撒尿，再驱赶它们倒场（挪换地方），还不能让羊跑出地界，否则起不到卧地效果；尽管领着牧羊犬，但羊倌整夜不敢合眼，生怕突然来了野狼叼走或咬伤羊只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
如今，太原边缘地区仍然有老农在坚持积肥，但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，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，积肥也不用那么劳神费力了，他们的坚持成为了一种农耕历史文化的符号。

忻州古称“秀容”，位于山西省北中部，历史久远，文化厚重，自古就有“文脉九原，雅出秀容”之美誉，商业文化比较发达。而作为忻州文化重要艺术门类的唢呐（又称八音艺术），更是从清代中叶直到现在，历经风霜，多经战乱，一直受忻州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，成为一种家喻户晓、无法割舍的民间艺术文化。

《忻州县志》记载：忻州人风气刚劲，多慷慨悲歌之士，这是忻州本土人从古到今自身的特点。而忻州唢呐，又叫“八音文化”“晋北鼓吹”，当地老百姓俗称“鼓手”或“响工”。是由唢呐、管子、笙、小锣、镲、鼓、板鼓和手板等汇聚在一起的民间音乐艺术集成。作为八音文化中的主要吹奏乐器唢呐，具有雄壮嘹亮、刚劲豪放等音乐特点，最能够表现忻州人民粗犷奔放、自立自强的性格和崇尚自我、诚信朴实的美好情感，所以从诞生以来，唢呐备受忻州人民的喜爱和推崇。

忻州唢呐的表演既有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的剧目，如《大得胜》《血手印》《画龙点睛》《杀庙》《走山》《打金枝》《下河东》《见皇姑》等，也有很多二人台曲目，如《卖菜》《走西口》《打金钱》等。不同的剧目和曲目，可以根据演出的需要，自由选择，给忻州唢呐艺术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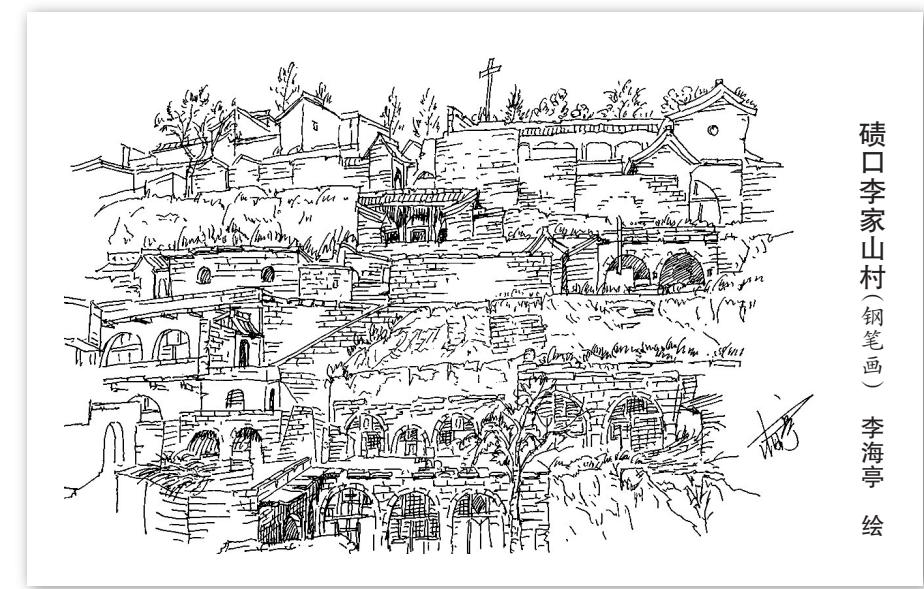
民间综艺

忻州唢呐

张斯直 黄蓉

强的性格和崇尚自我、诚信朴实的美好情感，所以从诞生以来，唢呐备受忻州人民的喜爱和推崇。

忻州唢呐的表演既有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的剧目，如《大得胜》《血手印》《画龙点睛》《杀庙》《走山》《打金枝》《下河东》《见皇姑》等，也有很多二人台曲目，如《卖菜》《走西口》《打金钱》等。不同的剧目和曲目，可以根据演出的需要，自由选择，给忻州唢呐艺术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。



民谣记忆

娄烦民歌中的方言土语

张贵桃

娄烦方言属于山西方言中区太原片。历史上的娄烦，由于地处偏僻山区，交通和经济开发较发达地区迟滞，因而其方言早期状态保存更好，是极珍贵的方言研究资料。娄烦民歌的内容以爱情歌为主，由娄烦群众集体创作，口头流传，完全由娄烦方言土语唱出，不仅对娄烦方言的研究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，而且成为管窥农耕社会娄烦群众生活与经济状况的一面镜子。

“玉嘴子烟袋真杆子，耀媽地一条好后生没胆子。”

过去农村男人大都吃烟，“玉嘴子烟袋真杆子”是质量最好的烟锅子。“真杆子”指从商店买的苏木杆子。娄烦方言“耀媽地”，指身材高大、匀称、美好。耀，普通话读tiǎo，娄烦方言读sào。

“花台栽上西红柿，咱村的闺女就属你窈姿。”

娄烦方言“窈姿”，指女人生得漂亮，窈，普通话读fù，娄烦方言读fān。

“远远地听见哥哥唱，手拿鞋帮子往外逛。”

逛，普通话读guàng，娄烦方言读gàng，跑的意思。

“吃了一颗大豆唾了一张皮，你给哥哥留下个米记记。烟布袋袋纳上倒三三针，看见针线就像见上人。”

娄烦方言称蚕豆为大豆。米记记，本义为过去妇女们在米瓮擦米后按的手印，引申为纪念品。倒三三针，即倒三针，做针线常见运针方法，从被纳物背面出针，倒着纳第一针，同样纳三针为一个小组合，隔一小段反复进行。过去娄烦群众吃的烟都是自产的旱烟，装在随身携带的烟布袋子

里。青年女子常缝一个绣花的烟布袋子送给自己的心爱的小伙儿。民歌《绣荷包》唱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“砖头灶火圪针针柴，圪叉叉顶着等哥哥来。石子漫院打钉子鞋，你慢慢地回我边窑来。”只有按娄烦方言把“鞋”读作hāi才押韵。

“十冬腊月数九天，妹妹要吃榆钱钱。五荒六月入伏天，妹妹要吃冬亮片。”

娄烦榆树很多，清明前后榆钱钱就长出来了，从出芽到树籽成熟有十来天时间可食。直接捋下来就可以吃，甜甜的。也可焯了调菜吃，或者和山药、莜面等搭配吃。娄烦俗语说的冬亮片就是冰块。这两样东西，在没有保鲜和制冷条件的时代，堪比晋剧《杨八姐游春》中余太君给杨八姐要的彩礼。但如果放到现在，妹妹们大概不稀罕这些东西了。

“黑底底大碗柱柴柴筷，灰老婆不死是我的害。”

封建买卖婚姻制度，使旧社会婆媳关系十分紧张，所以有媳妇用唱小曲子骂婆婆的现象。农耕社会，群众生活自给自足，一般人家手头零花钱很少，能不花的尽量不花，能少花的尽量少花。柱柴柴，娄烦山中的一种灌木，学名水栒子，过去群众常用其枝条做筷子。黑底底大碗，指娄烦境内峰岭底村瓷窑烧的粗瓷大碗，上釉只用黄土上黄、黑两种颜色，上面黄色，下面黑色。这种碗比从景德镇等地进回来的细瓷碗便宜得多，是普通人家常用的碗。

像这样生动活泼的娄烦方言土语的民歌，可信手拈来，简直是一座方言土语的宝库。